

Artist's Statement: James Mahu



艺术家自述：詹姆斯·玛呼

作者：詹姆斯·玛呼·纳嗨 中文转译者：Z.SI.GP 微信公众号：造翼者们

我看到一种范式，但我的想象力无法想象出这范式的制造者。我看到一只表，可我无法想象出表的制造者。人类心智无力想象 4 维度，那么，它又如何能想象出，一个上帝在无数年前、无数维度之外该是什么样呢？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造翼者的艺术表达了一个精微的经验领域，从某些方面而言，最好是将整套作品视为一趟形态变化的旅程——从编程化动物意识迁移向主权性积分态意识。

与约瑟夫·坎贝尔^①（神话学专家）共同工作，以及跟随理查德·沃伦·普塞特·达特^②学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作品将围绕着神话-创作展开，而非仅仅是痕迹创作^③的视觉艺术。这样的认知将我导向了一个必然的结论：艺术，至少就我而言，将变成某种更宏大更复杂事物的一个紧密联系的构件。经由我的老师们，我逐渐明白，艺术家有多么是画家、雕塑家、诗人、音乐家或作家，就能有多么是哲学家。

1982 年，经历了一系列意外“事故”，我发明了一种利用四种独立媒介的混合进行创造的方式。这种创作方式激发了更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自动主义^④，再结合上以层叠的色彩去构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宝石光泽的色彩主调。自此发端，我开始发展出一套关于话题、主题、象形文字和语言的集体无意识内在语言。体裁而言——亦即从视觉化的角度看——我的作品大多属于抽象化的超现实主义。

在媒介的运用上，我偏好彩铅多过油画；更倾向运用大型博物馆展板而非画布。我的大部分作品，在体裁上，与乔治娅·奥·吉弗^⑤，瓦西里·康定斯基^⑥，希尔马·阿夫克林特^⑦，有着共通之处。而内容方面，我的作品则更难以归类，因为其受影响于三个学科：量子物理学、意识、神秘主义。

研究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学科大半生后，我发现三者是完美互补的，可是，令人心痛的是，作为三位一体，这三者在艺术的世界里却发育不完全。从纯艺术的

角度来讲，能够将这三个主题带入一种视觉和弦，对我而言，代表着艺术抱负上的最大挑战。

量子物理学

量子场最早由保罗·狄拉克于 1920 年提出。在当时，亚原子物质还被认为可以解释实相的本质。然而，事实很快变得清晰，粒子宇宙的观念逐渐被场宇宙的观念所取代。就像物理学家解释的那样，宇宙是由亚原子场（而非粒子）构成的，这些场全部都相互作用着，其延展遍布整个宇宙。

意识

亚原子场紧密关联于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意识是不同于大脑的。大脑则被恢复到了意识传递者的位置，而非意识的源头。意识并未包含在大脑（甚至于身体）内，而比较是在基于时空的某个模糊的位置来运用大脑。意识源于哪儿以及如何源自那里，这个问题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神话。不过，从这里开始，神秘主义和萨满传统走了进来，来提供一些体验性的答案。

神秘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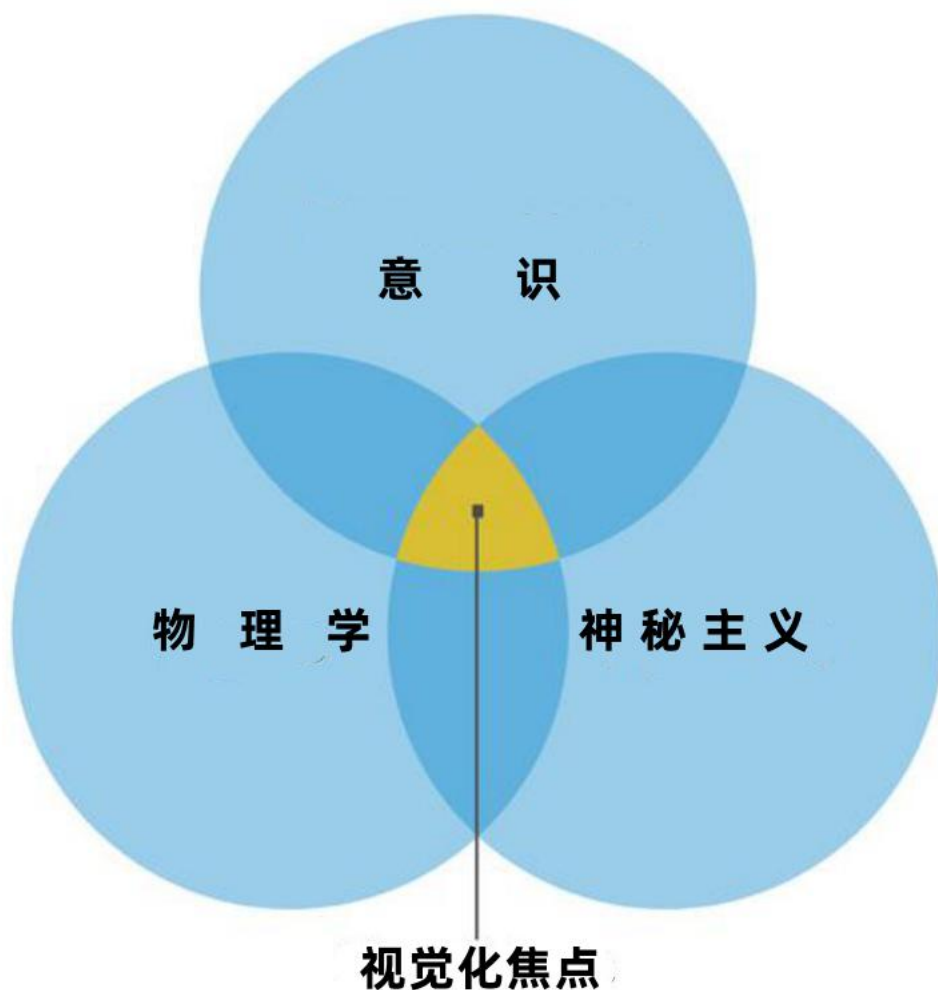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回到史前（亦即 50000 年前），人类，游牧部落是由萨满领袖们引领着的。人类的生存或死亡取决于寻找饮水和食物来源的能力。灵性领袖被要求负责沟通“自然之灵”，从而帮助部落找到水和食物。由自然选择与时间之手筹划的这些预言和神秘能力，在人类的这个短暂却充满活力的阶段，逐渐被知晓为“神秘主义体验”。

当宗教开始萌芽，神秘主义就逐步淡出了视线。来自宗教方位的迫害认为，人们是非联合的，自然属性不是人类的一部分，超出神圣经典之外的超自然体验，显然是邪恶的。作为结果，神秘主义被放置在人类作品集的藏书架上的高不可及的尘封处。这种看法一直盛行至 19 世纪，才失去了推力，作为结果，就诞生出了灵性新时代或经久哲学。

物理学为我们带来了量子场，确定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相互连接。意识研究则向我们显示，人类大脑并非身体的控制中枢。而神秘主义，尽管遭受迫害，却依然显示出自身的韧性，而其主要的认知，有许多也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我的作品的连结纽带，就是来链接起上述三个主题，提出一种发人深省的革新性方法/

通道：艺术如何能够借由量子物理学、意识和神秘主义的交叠处，去阐释那高度主观的无形世界。

图 1



主题方面，我的绘画扎根于意识的物理学，以及我们是如何通过 24 个弥漫于且交错于宇宙中的亚原子场，而实现了连接。这些场将物理学、意识和神秘主义交织起来，形成一种迷人的再定义，即：身为外于或超越物质科学和基本宗教的人类意味着什么。

我的绘画的中心目的就是消溶边界。其目标对象则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他们观看作品时有着较少“部落主义”感觉，并较少连接上等级制度结构。或许他们还隐约地一瞥了某种嵌合体/客迈拉^⑧，发现它的 2 个构成部分科学与灵性，都正走向同一箭头方向，那就是：我们是一体平等的，我们是真真切切连接着的。

支持着分裂复合体（亦即宗教、经典物理学，身份观念、社会标准化等等）

的各种主流信念，能藉由前述的三重交叠知识而暂停，不过在艺术领域，这类知识的艺术性演绎极少被表现出来。

公众对灵性或神秘主义艺术的渴望热情汹涌，希尔马·阿夫克林特-纽约古根海姆展的巨大成功就是证明。很多人在寻找的是那种更浓缩强烈、甚至具有智性挑战的艺术形态，能够直指出，我们相互的连接远胜过我们的表面不同，也远胜过了储存于我们世系维持的部落化联盟。

另一方面，社会在碎片化，并螺旋下降进“心智刚性泡泡”，这是被科技所激活的分裂复合体的一种当代变种。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极性裂口，在媒体上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上演着，双方看上去都失去了停泊地，也没有了共同议题。张大的豁口只会变得更大。

我的作品首次引入了科学与灵性的一种艺术混合，根植于最古老（神秘学）和最现代（量子物理学）所隐含的张力弧上。这种张力本身，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艺术家向外的分享，都是非常有趣的“金矿”。

罗伯托·马塔^⑨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艺术家尝试表达其他联合性的维度，但就我的观点，他对于联合频率的表达却是不合格的，因为他是基于心理性的第四维度在作画。这成了他全部的焦点。康定斯基是另一位探索这类观念尤其是色彩理论的艺术家的探索者之一，他研究了色彩联觉^⑩，甚至给不同色彩指定了意义。康定斯基的开创性著作《论艺术中的灵性》^⑪，详述了色彩的意义，以及它们如何能被应用，去不仅仅表达特定的情感状态或情绪，还能影响其观看者的情感或情绪。

在我的绘画中，象征符号的运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可以被纳入色彩画派，但在我的绘画里，比起色彩，符号更居主导地位，因为符号给每个特定部分灌注进了意义。让我援引一个例子：曼多拉^⑫。曼多拉是人类最古老的符号之一。在几何学里，它们被知晓为维恩图，尤其是指重叠且显示两个有限集合（圆圈）间关系的那部分。在宗教肖像画里，曼多拉通常被用来描绘从物质领域向灵性领域的扬升。它界定出了物质和灵性之间的纯净空间，一般被认为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运载工具(交互维度门户)。

曼多拉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扁杏仁。这就涉及到了它的形状。不过，这个符号本身就拥有不同的含义，其中最普遍的是：

透镜或眼睛

超越出时间/空间的那些神圣时刻（比如，扬升）

大宇宙⑬

人类灵气

正如你见到的，它们有着宽泛的解释范围。在我绘画的符号学体系中，曼多拉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被用于表现不同维度间的一种类似门户的交互枢纽。古箭计划遗址内室 2，是我开发的第一个曼多拉，但这个主题会现身在几乎所有绘画中。

图 2



通常，曼多拉会被描绘成同心色环，象征着当一个人走向内在（也被知晓为第七方向）时，意识的种种更高维度。曼多拉是转变的点，但也是指向量子状态或灵魂静点的一个“透镜”。

另一个符号是光环或光轮。曼多拉可能是淹没整个身体的，而头顶光环则是一种环绕头部的特定神圣符号。按我的观点，因为被变成了象征个体神圣性的闭环符号，光环（事实上）是被弱化。它带来了一种存在性圆满和神圣的感觉。

你会注意到，在哈科密内室 3,6,7，我开始重新定义光环。不过在内室 9，光环被定义为更多是一种头部上方的网络。比起传统的存在主义光环的艺术表达，这种网络的概念更符合连接和联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再定义会更详细地展示出这个连接点是如何联系上量子场，及其内的意识的。

图 3



在阿迪亚遗址，你会注意到带角人物。当被用于我的绘画，角并不是指魔鬼或撒旦，而比较是接地性的符号。那就是说，动物本能是完整无缺的。它无关于宗教性判断，而比较是一种心理学评定，这个带角人物接地在一种动物意识的状态。在心理学上，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它应该被称为本我^⑭，或者荣格的术语“阴影”^⑮。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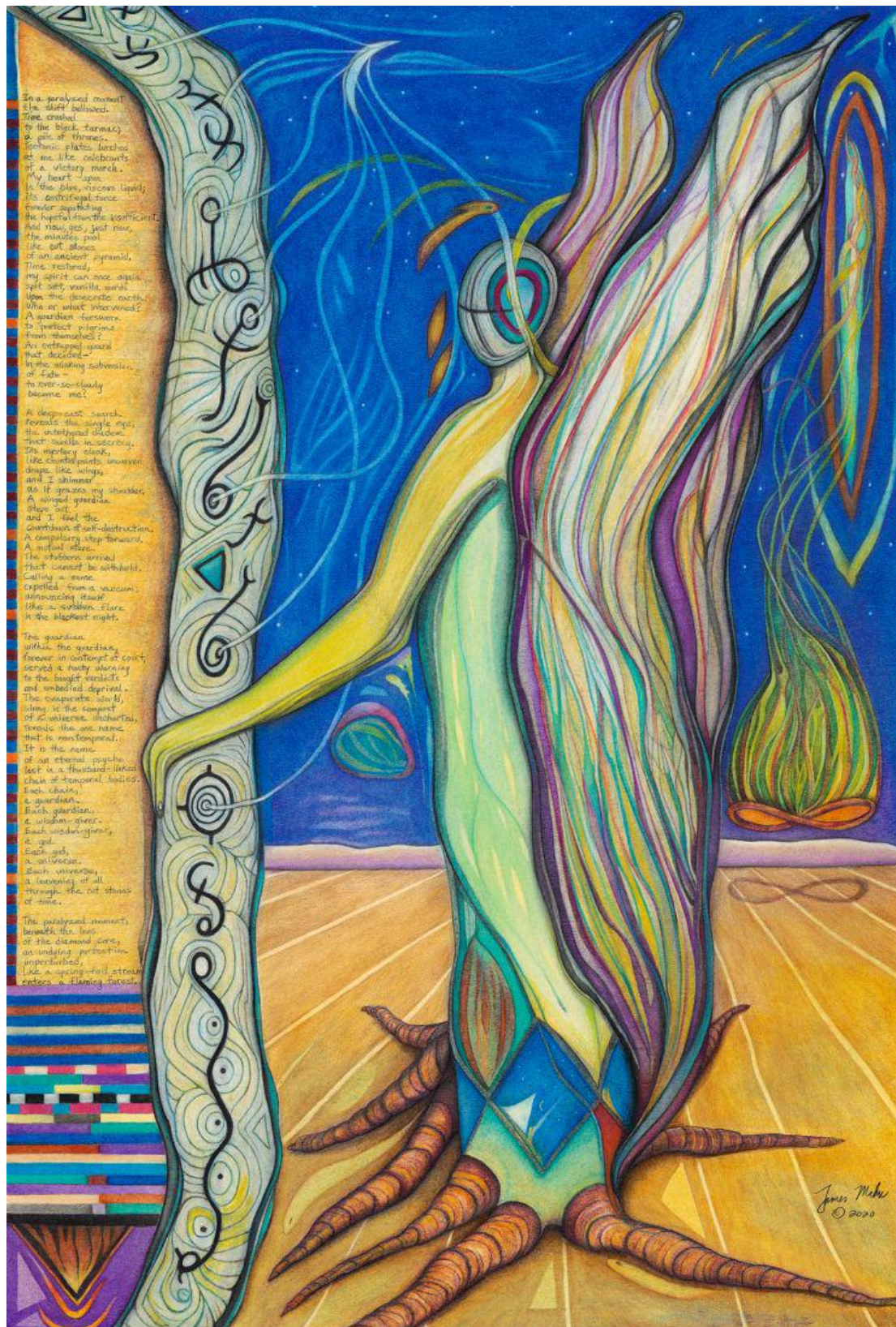


在某些例子中，这些人物还会被发现是带着翅膀的（亦即兹安亚内室 11 和 16），这象征着人类状态从动物到神圣天性的极性连续统一体。

另一个符号或许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但实则却是在另一个东西，那就是对新月的运用。这是我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符号之一。月亮符号实际上代表了新月心脏，这是个医学术语。当月亮符号在我的绘画中被看到，你看见的事实上是心脏在发光，而非宇宙体。

心脏形成于受孕 22 天内。它最初的形态是一个“心脏场”，接着逐渐变形成为新月状的管状物。哺乳动物普遍如此。最终，新月体变成了左右心室以及心脏自身神经元活动的源头。

图 5



过去 400 年来，独一之眼一直被各式教派和秘密团体所挪用。然而，回溯到更早期，它是作为出体意识的象征符号。萨满们普遍地运用这个象征符号去表达，一个人出离了身体，他们正在将生命体验为一只无实体的悬浮眼睛。该符号所关联的这种意识状态，是一个人能够实现，却至少在活于身体中时无法维持的。

荷鲁斯之眼、拉之眼所涉及到的神话是，独一之眼是对抗敌人的防御形态。独一之眼后来又被用于去象征上帝的全视之眼。被知晓为上帝之眼；这是并不太隐晦地提醒人们，上帝正在观察我们人类的行为，而审判就在其后不远。作为一种视觉表达，它被猜测是共济会的艺术发明，最著名的表现就是在一美元的钞票。

独一之眼，当关系于我的绘画时，是一个主权积分意识状态的象征符号。它并非如萨满例子中的现象学；亦非埃及神话例子中的保护主义者符号；也非上帝之眼例子中的全知符号。它是一种交互连接。一个探入伟大入口的透镜，将一切意识连接在一种意义深远且意图坚定的体验中，哪怕动荡及伴生的混乱运转在个体领域之内。

图 6



Chamber 8

我要提请注意的最后一个符号是一个蛇形图案的象形文字，通常还在每段弯曲处画上了圈圈。我将这个形象称为“诱惑者”，如同伊甸园里的蛇。蛇摊到了一个艰巨任务，启发人类走向善恶知识之树。蛇是如何变成诱惑者的化身的，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自从《创世纪》问世以来，它就一直跟诱惑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

正如所有创世故事以及它们将人类种族引入地球的故事一样，这件事也存在着很多解释。诱惑者的符号作为我自己的方式，是用以表达善与恶或者说极性是永远存在的。在我的视觉化作品中，近半数在某个位置包含了这个符号。善与

恶的知识诱惑人们去判断和归责（宗教而言就是罪），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主题。这个符号在古箭遗址不太突出，最初出现是在内室 1,2,3,4。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符号产生了很多变奏，但依然都是善恶之蛇或者诱惑者。诱惑者是知识的起爆器或激活者。它并非一个魔鬼或恶灵。它一直为着种种卓越目的提供着善与恶的体验。事实上，就像一切分裂成极性的事物，善恶之蛇正在提供一个入口去接入这样的知识：善与恶是如何运作于无缝联合之中的。它是服务于超然存在的食物供应商。通往主权积分意识状态的道路展现者。

图 7



最后，回到色彩这个主题。色彩本身就是频率或振动场。它交互于眼-脑系统的方式激活了大脑的神经网络去感觉、感知到，要不就是体会到一种只有色彩能产生的情感状态。对于透明的天空之蓝，白杨或榆树的鲜嫩春绿，我们中又有谁不会心生赞叹。色彩表达出一种频率，进而激活出情感状态。千真万确是存在着一种级联效应/瀑布效应的，在其中，色彩频率会使得心脏敞开或关闭。

这个过程的编排方式，是非常复杂的，非常类似于音乐及其激活耳-脑系统的方式。色彩频率就像音乐作品里的乐符。色彩、形状和背景都能够流动于一种聚合一致的和谐状态，去将一个人的眼-脑和心脏编排为共振状态。这些组件能够开启一些新的神经通路。为什么视觉艺术和音乐是主要活化源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它们绕开了有意识的被编程心智，并且完全不需要转译。

绘画，在我全部作品中的功能性目的，就是去作为一种工具，来将色彩、符号、韵律、主题的消极观看者激活为（主动）观察者，进入到一种感受性状态，去探索那些让语言变得结结巴巴的抽象概念。这些概念能以光速被体认到。它们不需要年复一年地剥落迟钝外皮，也不需要神秘学的知识。

它们能够在一个当下就被体认，大脑的诠释退到后座上，方向盘交给了更为内脏感/内在感知/第七感的体验，即：一个人探索艺术作品时，如何向内移动向那个连接和联合点。在所有这些之下则是，个体如何能运用这种体验去将自己推进向一体平等的表达，我称之为主权性积分态。

图片 8



译注：

译注 1：约瑟夫·坎贝尔。1904 年 3 月 26 日—1987 年 10 月 31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美国研究比较神话学的作家。他仔细研究了世界各地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神话原型。其学问遍及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哲学、文献学、超个人心理学、比较宗教学、艺术史及流行文化等领域。他探讨人类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共同点和神话的共性作用，并认为神话都有四个共性作用，这四个作用分别为神话学即形而上学，宇宙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译注 2：理查德·沃伦·普塞特·达特。1916 年 6 月 8 日-1992 年 10 月 25 日。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被公认为是纽约画派的创始人之一。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反对传统的艺术观念和绘画艺术，采用超现实主义即兴手法，发觉潜意识和心理力量。纽约画派的作画想舞蹈似的处于“疯狂状态”，利用偶发事故，表现作者与作品间直接的和意想不到的关系。他们希望观者自发的把握作品的内容，摆脱习惯性的逻辑思维束缚。抽象表现主义者坚信，他们的作品可以唤醒人类心灵中的与所有生命事物关联的感觉。

译注 3：痕迹创作：体现各种材质带来的不同艺术感受，可以是树叶，树枝，也可以是废弃的海绵、干枯的毛笔

译注 4：自动主义，避免意识思维、任凭想象力自由发挥的绘画方法

译注 5：美国 20 世纪初叶成名的杰出女画家。奥·吉弗的构图极简，巧妙地平衡了画面。她的画作结合了音乐与舞蹈，宏伟却意象简单的花卉，是她画中常出现的主题。奥·吉弗是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更是少数创作与人格合而为一的创作者，是艺术呼应内在的典范。

译注 6：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 年 12 月 16 日 - 1944 年 12 月 13 日。瓦西里·康定斯基是现代艺术的伟大人物之一。

译注 7：希尔马·阿夫克林特，瑞典女艺术家。康定斯基与希尔马·阿夫克林特都曾在 1908 年分别拜会奥地利哲学家，作家，通神学家 Rudolf Steiner。此后两人都先后走向了抽象 https://www.sohu.com/a/270107670_450640

译注 8：客迈拉，古希腊故事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

译注 9：罗伯托·塞巴斯蒂安·安东尼奥·马塔·埃乔伦 1911 年 11 月 11 日--2002 年 11 月 23 日，简称罗伯托·马塔，是智利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是 20 世纪抽象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开创性人物。

译注 10：联觉，本来是一种通道的刺激能引起该通道的感觉，现在还是这种刺激却同时引起了另一种通道的感觉，这种现象叫联觉。例如，看到红色会觉得温暖，看到蓝色会觉得清凉，看到美味的食物就会产生美味的感觉等。

译注 11：《论艺术中的灵性》，国内译本《论艺术之精神》

译注 12：这是指宇宙论研究的宇宙，大于可观测宇宙，所以翻译成大宇宙

译注 12: mandorla 是曼多拉, 定义见上, 是杏仁状的。Mandala 是曼陀罗或者曼荼罗, 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 代表“神圣圆轮”之意。

译注 14: Id 即本我。人格中出生时就带有的存在于无意识的原始成分

译注 15: 阴影为迎合外界期望而压抑的部分

如果有伙伴拥有资金、网站制作技术、PS 技术、字幕制作技术、或时间精力, 想要共同完成造翼者 4 个中文网站的制作, 请公众号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翻开造翼者中文世界的新篇章。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心。